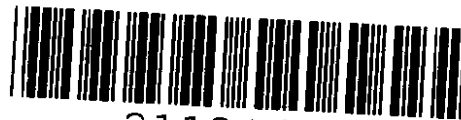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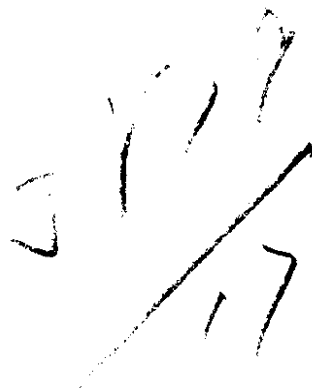


精神分析引论新编

[奥] 弗洛伊德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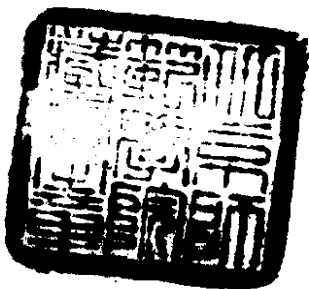
高觉敷 译



21134604

商 务 印 书 馆

1987年·北京



1134604

Sigmund Freud
NEUE FOLGE
DER VORLESUNGEN ZUR
EINFÜHRUNG IN DIE PSYCHOANALYSE
Vienna, 1933

据纽约诺顿公司出版的 SPROTT 译 1933 年英译本
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译出

JINGSHEN FENXI YINLUN XINBIAN

精神分析引论新编

〔奥〕弗洛伊德 著

高觉敷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三河县二百户印刷厂印装

ISBN 7-100-00330-X/B26

1987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198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21 千

印数 43,000 册

印张 5 3/4

定价: 1.15 元

译 序

高 觉 敷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新编》原名 *Neue Folge der Vorlesungen zur Einführung in die Psychoanalyse*, 1933年出版于维也纳; 同年由斯普洛特译成英文, 名 *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在纽约出版。中译本是根据英文本重译而成的, 初版刊行于1936年。

《精神分析引论》中译本于1984年修订出版。《新编》是《引论》的姊妹编, 在内容上涉及问题较多, 对精神分析有较大的代表性。惟因《新编》有不少可议之处, 如果逐一评论, 则为译序篇幅所不许, 置而不论又怕某些谬种流传, 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因此, 决定先对新编七讲分别作一简介, 其次采取“射人先射马”的方法, 评介弗洛伊德的学术观点, 从而批判他的战争心理学, 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妇女心理学。

一、《精神分析引论新编》内容简介

《精神分析引论新编》计分七讲。第一讲除重述《引论》中梦的理论要点以外, 兼及有关梦的实验, 并增加若干种梦的象征。

第二讲由梦的分析, 探究奥秘的知识, 是“超心理学”(metapsychology)或“灵学”(Parapsychology)的题材。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广告宣传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第三讲提出了人格的三部分，即自我、伊底和超我，并论述这三部分与意识，前意识及潜意识的复杂关系。这是弗洛伊德的自我心理学或人格心理学，是《新编》重要的一章。利伯特 (R.M. Liebert) 和尼尔 (J.M. Neale) 的《现代心理学》(Psychology, A Contemporary View, 1976) 指出，“维也纳医生弗洛伊德首创当代第一种人格心理学说，即精神分析说，对我们的人格心理学、变态行为、儿童抚养实践，甚至实验心理学的思想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①

第四讲修改了焦虑的旧说，提出了焦虑的新说或第二说。旧说以为恋母情结受了压抑以后产生了焦虑。新说认为焦虑是警告自我将有危险到来的信号，这个危险就是阉割、或割势。儿童玩弄生殖器时，父母曾以阉割威胁他们。这是阉割情结的来源。因此不是压抑导致焦虑，而是焦虑导致压抑。法因 (R. Fine) 赞赏了这个新的焦虑说，认为“弗洛伊德的第二说首次发表于 1926 年的《制止、症候与焦虑》(Inhibition, Symptoms and Anxiety)，事实上被普遍接受了，没有遇到敌对的学说，仅仅是经过许多方面的加工而已。”^②

第五讲妇女心理学是他受了父权社会大男子主义流毒写出来的一章。我的《引论》译序出版以后，有一好友来信说，“《引论》译序对弗洛伊德的四点批评意见无懈可击，惟憾未把他作为反面教员来批”。现在他的妇女心理学确可视为西方心理学反面教员的典型了。

① Liebert and Neale: *Psychology*, p. 315.

② R. Fine, *A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1979.

第六讲篇幅较长，首先是他对辱骂分析者的批驳，第二他讥讽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的浅陋，似乎阿德勒诊断各种神经症的原因均为补偿缺陷的向上意志是完全错误的。这个批评是不很公允的。很明显，这反映了弗洛伊德本人胸襟偏狭，不容异己，不善于团结人的性格。

其次，本讲对儿童教育的某些建议也有可供借鉴之处，例如他说，“儿童须学习控制其本能。”“完全自由可使父母无法过活，儿童也必在当时及其后深受其害；反之，一味抑制也可有招致神经官能症(简称神经症)的危险。因此，教育必须于自由和禁止之间，采取中庸之道。”虽然如此，但他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热情的拥护者，对他的教育主张也须予以阶级的分析。

第七讲涉及世界观问题，是理解弗洛伊德的思想体系的重要的一章。他首先为世界观下一定义，说它是一种理智结构，包罗万象的学说，为存在有关的问题提出统一的解答，然后肯定精神分析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必须接受一般科学的世界观。他认为宇宙的知识不是得自天启，而是得自理智的观察，并坚持科学有批评哲学和宗教的权利，而尤以宗教为科学的敌对势力。因为哲学只引起少数学者的兴趣，至于宗教则可影响人类最强烈的情绪，以致宗教信仰深入人心。

他对宗教的起源，宗教与泛灵论的关系，宗教对人类的威力，福善祸淫的说教，都作了饶有趣味的评论。最后，他指出宗教的欺诈性。“宗教断言只要人们完成某些伦理的义务就将予以保佑和幸福。”然而“有时狡猾凶恶之人反能得到世上一切可欲之物，而圣洁贤士却两袖清风，一无所得。”黑暗冷酷的势力决定了人之命运，

而宗教所称的“统治人世善恶的赏罚制度则似不存在。”总之，弗洛伊德是维护科学的世界观而反对宗教的世界观的。

本讲还评论了另外两种世界观，即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他否定了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也怀着敌对的态度。他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误解为经济决定论。

二、弗洛伊德的学术观点

1. 弗洛伊德(S.Freud, 1856 — 1939)由于受了布吕克的影响走向机械唯物主义。

弗洛伊德的职业是治疗神经症的医生，但是他在维也纳大学求学时，却对行医不感兴趣，其所以终于当医生，则由于接受其师布吕克(E.Brücke)的劝导。据他自述，他在青少年时，对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之谜，感到有了解它的强烈兴趣。他以为要获得这种了解，最有希望的途径是考入医学院学习。但他在入学以后，对动物学和化学的探索成绩不佳。最后，他得到了对他影响最大的权威学者布吕克的教导，才决心专攻生理学，尽管那时这门科学还太偏狭，仅局限于组织学。他原欲献身于科学理论研究，但是布吕克认为他受经济条件的限制，不宜于从事纯理论的专业，因此，他从神经系统的组织学转治神经病理学，后来由于新的需要，开始治疗神经症。^①可证明布吕克对弗洛伊德的师生之谊是很深厚的。弗洛伊德自称只有在布吕克生理学研究室才得到了安身立命之处。

布吕克是怎样的一位生理学家呢？他和赫尔姆霍茨(H.L.F. V.Helmholtz)，路德维希(C.F.W.Ludwig)，杜布瓦—莱蒙(E du

^① E.Jones, *Freud I*, pp 28—29.

Bois-Reymond) 四人都是十九世纪伟大的生理学家约翰内斯·缪勒(Joh. Müller)的弟子。他们有共同的志愿,反对唯心主义的生机论。布吕克和杜布瓦-莱蒙于1845年撰文宣称:“有机体内除常见的物理化学的力在起作用外,别无其他的力。对于那些一时不能用这些力解释的事例,他们要用物理数学的方法寻求它们活动的特殊方式,或者假定有一种新的力,可归结为引拒力,与物理化学力有同等的科学性。”^①波林的《实验心理学史》在论述了这四位生理学家的反生机论联盟后,指出“布吕克并收了一个新学生弗洛伊德”。^②

布吕克等四位生理学家可说是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者,他们的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弗洛姆(E. Fromm)在讨论弗洛伊德的失误的根源时,称布吕克的哲学为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特别是德国人沃格特(K. Vogt)、摩莱肖特(J. Moleschott)、毕希纳(L. Büchner)一伙所发展起来的学说。他说,“毕希纳(1855)在《力与物质》一书中自称发现没有无物质的力,也没有无力的物质;这个信条在弗洛伊德的时代是广泛流传的。”^③弗洛伊德是忠于这个信条的。因此,那时,弗洛伊德可说是布吕克式的唯物主义者。弗洛姆又说,“弗洛伊德把他的旧说建立在我们不难识别的一种科学模式之上,这就是,他的老师布吕克以及包括赫尔姆霍茨和毕希纳等全体机械唯物主义者的哲学模式。他们把人当作受化学历程支配的机器,感情、情感、情绪都被解释为特殊的,可以识别的生理历程的产物。”^④

① E. Jones, *Freud I*, pp. 40—41.

② 波林:《实验心理学史》中译本第815—816页。

③ E. Fromm, *Greatness and Limitations of Freud's Thought*, p. 5.

④ 同上书, 109页。

2. 弗洛伊德的医疗实践与机械唯物主义观点的矛盾。

但是,弗洛伊德所倡导的精神分析的医疗实践,是与布吕克的机械唯物主义有所抵触的。他通过神经症的治疗工作,要以研究人的激情和欲望为目的,重视人的动机或欲望的矛盾,而以自由联想的精神分析挖掘其背后的原因。他告诉那些反对精神分析的人们说,“你们常将机体的机能和失调,建立在解剖学的基础之上,用物理化学的观点加以说明,用生物学的观点作进一层的解释,而从来不稍稍注意于精神方面的生活,不知道精神生活是复杂的有机体最后发展的结晶。”^① 这个调子与其说是反映洛克的唯物主义的,不如说是反映莱布尼兹唯心主义的;与其说是继承布吕克的物理学传统,不如说是继承布伦塔诺(F. Brentano)意动心理学的传统。所以弗洛伊德虽不止一次地表示对他的老师布吕克的尊敬,但不是始终坚持他的唯物观点的。因为第一,他的母校维也纳大学要求主攻医科的学生必修哲学三年。弗洛伊德于1874—1875年间,每周要听布伦塔诺讲课一次。^② 布伦塔诺的经验心理学是与冯特的实验心理学对立的。冯特对感知觉进行实验,兼及感情,他重在心理内容的研究。布伦塔诺不主张实验而主张经验的观察,认为精神现象是看、听、思维等的活动,而非感知觉的内容。布伦塔诺的意动心理学是不能使弗洛伊德无动于衷的。

第二,弗洛伊德曾与布洛伊尔(J. Breuer)合作,治疗癔病。布洛伊尔对病者施行催眠,使病者诉述童年时已经忘记了苦恼,尽量宣泄从前不敢表示的情绪冲动,病者的症候就从此消逝了。

^①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中译本第7页。

^② Jones, *Freud I*, p.37.

第三，弗洛伊德于 1885—1886 年间在法国受了沙可 (J. M. Charcot)、伯恩海姆 (H. Bernheim)、李厄保 (A. A. Lièbeault) 等的启发，认识施行催眠暗示时，医生对病人的观念传递可以治病，突破了德国医生的解剖学的观点，体会到精神疗病学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

3. 他的生物学观点是机械唯物主义的持续。

但是布吕克的唯物观点对弗洛伊德的影响虽不能说根深蒂固，但仍然是时隐时现的。最突出的是弗洛伊德认为心理活动必须有物质的基础。弗洛姆说，“弗洛伊德的目的在于了解人的激情，就是从前哲学家、剧作家、小说家，而不是心理学家或神经学家所关心的激情。弗洛伊德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那时关于内分泌对于精神的影响所知甚少，生理与心理相关的现象有一种是人所熟悉的，那就是性。如果我们认为性是一切内驱力的根源，那么学理上的要求就可以满足，精神力量的生理基础也可以被发现了。”^①

所以弗洛伊德走向泛性论不是偶然的。同时，沙可治疗神经症也强调性的病因，更使弗洛伊德得到了有力的支持。

但性与自我是有矛盾的。性是文明社会传统中的禁忌。有修养的文明人往往以自我理想压抑性的冲动。所以性的倾向留存于潜意识的领域，不能擅入意识。《引论》神经症通论中有若干病例的致病原因都是由于自我压抑性的倾向的结果。

弗洛伊德为了维护精神分析法，曾对生物学观点表示不满。但在基本理论上，他正是从生物学观点出发的。他说，“我们以为先将本能区分为两大类，使相当于人类的两大需要——即饥和

^① 弗洛姆：《弗洛伊德思想的贡献与局限》，第 5 页。

爱,想必不至有重大的错误。我们在其他方面,虽不愿使心理学依存于他种科学,但是在这方面我们不能不注意下面一个生物学的事实,就是生物个体服务于自存及传种两个目的,这两个目的似各相独立,其起源也各不相同,而就动物而言,其利害更常相冲突。我们在这方面实即讨论生物学的心理学,而研究生命历程的心理的附属物。根据这个观点,我们乃介入‘自我本能’和‘性本能’于精神分析之内。前者包举个体的生存、延续及发展。后者兼括幼稚的及反常的性生活。我们根据关于神经症的研究乃视自我为压抑的势力,性的冲动为被压抑的势力,结果不仅深知这两类本能的区别,且复深知它们的冲突。我们研究的目标本仅为性的冲动,而称其势力为里比多。”^①

同时,弗洛伊德通过几年的临床观察,发见一个人的里比多不一定倾注于其他个体,而先倾注于自己。新生儿先爱自己,后爱他人,特别是他的母亲。这个自爱,弗洛伊德根据古代希腊美少年纳西塞斯顾影自怜的故事,名之为纳西塞斯现象,即自恋现象。据说这个现象始于胎儿期,终生存在。早期的自恋现象,弗洛伊德称之为原始自恋。后来当对象的爱受了挫折时,里比多复倾注于自身,这便被称为后期的病态的自恋。^②

因此,弗洛伊德以为性和自我不一定是对立的。他修订了他的本能学说。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给他以很大的冲击。人们为什么在战争中丧尽天良,互相残杀呢?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人们的思想观点是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的,于是

①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编》,英文版第131—132页。

② B.B.Wolman, *Contemporary Theories and System of Psychology*, p.230.

弗洛伊德在否定阿德勒于 1908 年所提出的攻击冲动之后，只好在 1917 年予以默认了。他原以为爱和恨都来源于性，现在只得承认恨或攻击不来源于性，而来源于自我保存自己的斗争。他把性和自我合成一种本能，定名为“Eros”或可译为食色本能，并使它与攻击冲动对立起来，造成生本能与死本能的矛盾。

他说，“近来，我提出了一个我要坚持的本能观点，作为未来讨论的基础。依照这个观点，本能分成两种，一种为性本能或食色本能，它是远较显著而远较便于研究的。它不但包括不受抑制的名副其实的性本能和目的改变、带有升华性质的本能冲动，而且包括自我保存的本能，而这种本能原应归属于自我，而且在分析的早期，我们有适当的理由将它与性的对象本能对立起来。第二种本能是不那么容易明确指明的；我们终于认为虐待狂是它的代表。我们根据生物学的理论，作出一种死本能的假设，而死本能的任务就是要将有机的生命导回到无机状态；相反，我们假定食色本能把生命实质分散了的微粒，集结起来，构成了复杂化的延续着的生命。”^①所以弗洛伊德的本能学说从性的一元论到性与攻击本能的二元论，依旧是生物学观点的具体表现，是布吕克的机械唯物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弗洛伊德的这个机械唯物主义观点使他对于人的行为的历史制约性视而不见，似乎人和一般动物无异，都仅靠本能过活。爱的本能使他只知道人不爱己，天诛地灭。攻击本能使他感到无力杀人，只好自杀。所以雅罗舍夫斯基和安齐费罗娃说，“弗洛伊德把人的行为的基本动力置于人的本能范围内，断言人的全部行动在

^① S.Freud, *The Ego and the Id*, p.30.

于追求快乐或渴望满足有机体的需要(生的本能)以及追求破坏,侵略,这种意向起初指向周围世界,但由于社会的禁止乃转而指向个人本身(死的本能)。”^①这在心理学内犯了生物学化的错误,似乎社会和文化对人的行为是不起作用的,生物本能才是人的行为的决定因素,而在弗洛伊德的早期学说中,则以性为重点因素。

4. 弗洛伊德的学术观点果然是机械唯物主义吗?

机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本来是貌殊而实同的。费尔巴哈认为“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却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②恩格斯肯定他这个观点是纯粹的唯物主义。但是费尔巴哈在上层建筑问题上就显露出他的唯心主义了。所以他是下半截的唯物主义者,上半截的唯心主义者。弗洛伊德不问他的上半截或下半截都是唯心主义者。他研究意识和无意识时,纠缠在无意识的分类问题,说什么依照描述的意义,无意识有两种即前意识和潜意识,依照动力的意义,无意识只有一种即潜意识,^③但既不牵涉到脑,也不牵涉到外界。所以肖罗霍娃说,“在弗洛伊德的体系中,心理的东西实质上同脑的活动毫无关系,同外界影响也是绝缘的。”^④

弗洛伊德自我、伊底和超我也他的主观想象的产物。所以捧他为心理学史上四大心理学家之一的波林也把这三种东西叫做“幽灵”。他说,“因为精神分析太富于主观色彩,以致在超我、

① 雅罗舍夫斯基等:《国外心理学的发展与现状》,第48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23页。

③ S.Freud, *The Ego and the Id*, p. 5.

④ 肖罗霍娃:《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心理学》,孙名之译,上册第191页。

自我和伊底的概念中包藏有‘幽灵’的嫌疑。布吕克如果泉下得知,他在1845年与赫尔姆霍茨等几个人签定的使生理学保持物理主义的盟约,竟在一百年以后导致了这样一种信仰,认为在每个人的头脑中都有三个作战的幽灵,就不免大吃一惊了。”^①

因此,如果有人问,弗洛伊德是机械唯物论者或唯心论者呢?我们可以说,弗洛伊德是“一身而二任焉”。

三、对弗洛伊德的战争心理学、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妇女心理学的批判

我在《精神分析引论》译序中,曾经说过“弗洛伊德的声誉之隆,影响之大,在心理学家中是罕见的。”他的动力学说推动了生理学家对梦和睡眠的研究,促进了心理学家对儿童的性的发展,动机和欲望的满足或代替满足,变态心理的防卫机制都进行开创性的观察和实验;使神经症的医疗工作者,丰富了心理治疗的方法,提高了疗效;使文艺工作者有了新的观点去欣赏文学、美术、音乐的创作;如此等等举不胜举。所以“谁想在今后三个世纪内写出一部心理学史,而不提弗洛伊德的姓名,那就不可能自诩是一部心理学通史了。”^②

但是由于他的学术观点的错误,他在许多问题上的论点,却是我们批判的对象。《引论》译序已经提出了四点意见,《新编》译序拟就内容有关的问题批判他的战争心理学,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妇女心理学。

① 《实验心理学史》中译本第823页。

② 同上书,第814页。

1. 批判弗洛伊德的战争心理学

弗洛伊德属犹太籍，当希特勒发动反犹暴行和法西斯战争时，他是惨重的受害者。所以当爱因斯坦写信邀请他讨论战争问题时，他积极参加，写了“为什么战争？”(Why War?)的文章。^① 他维护和平，反对战争。他回顾了历史的经验，认为“谁有较强大的武力，谁就得到统治权——利用兽性暴力，或暴力与科学结合来统治。但这个政治制度在进化过程中已有所改变了。从暴力到公理或法律是有路可通的。什么路呢？我相信只有一条路，就是单个人的暴力可以由几个弱小势力联合起来，同它竞争。‘团结就是力量’。暴力是可能用团结攻破的。团结者的力量代表法律与单个人的暴力相反。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公理就是一个社团的强权。它仍然是暴力，但这个暴力预备指向任何反对它的个体；它用相同的方法，遵循相同的目的。其唯一的差别就是占优势的不是个人的暴力，而是一个社团的暴力。但是为了从暴力有效地过渡到这个新的公理或正义，就必须实现一个心理条件。那多数人的团结必须是稳固的和永久的。”

弗洛伊德的这个团结反抗暴力的主张是可以肯定的。孙中山也说过联合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共同奋斗。但弗洛伊德所谓弱小势力是否即指世界上被压迫的人民呢？恐怕他还没有这种政治认识。帝国主义者认为强权就是公理，弗洛伊德以为团结者的力量代表法律，它的暴力就是公理。可见弗洛伊德以公理对暴力而不以暴力对暴力。他可不知道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批判的武器

^① “Why War?”载于 Freud, *Collected Papers*, Vol. 5, pp. 273—287.

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①所以毛泽东同志说“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久要把它消灭的，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会要把它消灭的。但是消灭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②战争不是全盘被否定的，有正义的战争，有非正义的战争，要拥护正义的战争，反对非正义的战争。弗洛伊德自称为和平主义者，似乎是反对一切战争，这是不现实的。因为反动派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

至于弗洛伊德则除诉诸公理、正义和法律，寄希望于“国联”外，更求援于他的本能学说。他对爱因斯坦说，“你对人们如此容易热衷于战争表示惊异，从而怀疑他们心内可能有类似于一种怨恨和破坏的本能在起作用，迎合了战争贩子的意图。我再一次向你表示完全同意。”他自称近来发现人有两种本能，即食色本能和破坏好杀的本能。后者是战争的动机。因此，为了防止战争，其间接办法是使它的对立面食色本能或爱，即不以性为目的的一般的爱发生作用，反对打仗。他以为“精神分析在这个方面讲爱没有羞耻的必要，因为宗教本身说过同样的话，‘你要爱邻若己’。”但人是分阶级的，社会上的权利分配是随不同的阶级而悬殊的。恩格斯说，“在古代的奴隶和奴隶主之间，在中世纪的农奴和领主之间，难道谈得上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吗？”^③在资本主义社会，只有极少数资本家享受高消费的生活而绝大多数工农大众“仅有最必需的东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5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34—235页。

西来勉强维持生活”，他们能互相亲爱，和平共处吗？所以弗洛伊德以杀伤的死本能解释战争而以一般的人类的爱消灭战争，是为帝国主义开脱罪责的唯心史观的战争论。

2. 批判弗洛伊德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想

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满是多方面的。他采取了欲抑先扬法，达到了阳奉阴贬的目的。他说“马克思研究社会的经济结构及各种经济组织的方式对于人类各方面生活的影响，到了现在已成为一种不能否认的权威了。”^①然后，“图穷而匕首见”，他指出“马克思学说有几个命题在我看来，似觉费解，例如社会形式的进化是一种自然史的历程或社会阶层依照一种辩证法的历程而彼此转变。这些话有什么意义，我不敢说能了解，听起来不象唯物主义，而类似于晦涩难解的黑格尔哲学，因为马克思曾有一个时期受过这种哲学的影响。”^②这是对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污蔑。当然，马克思曾受过黑格尔的影响，但他没有接受黑格尔的哲学体系，而是采取它的合理内核的辩证法。因此，马克思的方法是辩证的，理论是唯物的，他的哲学体系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由机械唯物主义者看来，这个哲学就似乎不象唯物主义。其实，弗洛伊德所不了解的马克思的社会进化是一种自然史的历程以及社会阶级的形成和更替的学说就是马克思的彻底的唯物主义。

马克思认为人们在生产劳动中，根据物质的需要，结成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关系，以促进物质生产。到了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其原有的生产关系不仅不能促进生产，反而束

①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编》，英文版，第241—242页。

② 同上书，第242页。

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时,社会革命时代就到来了,推翻了旧有的生产关系,变革了相应的经济基础,于是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迟或速地发生了变化。所以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①人类社会发展史就这样地从奴隶所有制过渡到封建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下,生产力的发展是封建制所望尘莫及的。它的生产集中于几个大企业手里,具有社会的性质,但生产资料仍属私有,因而产生了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的矛盾。通过大量工人即无产阶级对少数资本家即资产阶级的激烈残酷的反剥夺的阶级斗争,导致了社会主义社会。这种所有制的过渡是为经济所制约的社会发展的规律,马克思称之为“自然史上的一个过程。”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如何能说“不象唯物主义”呢?

其次,马克思主义对社会阶级的产生也坚持唯物主义的解释。弗洛伊德称阶级为阶层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当社会生产率低,不能产生剩余产品时,阶级便没有产生的条件,而且即使生产率稍有提高,如果还不能有剩余产品可供剥削,也只为阶级划分提供可能性。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出现才给社会带来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随着经济制度的发展,奴隶变成了农奴和工人,奴隶主变成了封建贵族和资本家,这种社会阶级的转变有什么费解之处呢?

于是弗洛伊德提出了心理因素借以反对经济因素,把马克思主义错解为经济决定论。他说,“我们可不能假定经济的动机是决定社会中人的行为的唯一动机。不同的个人、种族,及国家在相同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的经济状况下而有不同的行为，足见经济的因素不是唯一的决定原因。我们可不能了解研究活着的人的行为时，如何能忽略心理的因素；不仅这种因素和经济基础的建设有关，而且即使受这些条件控制时，也只能动员其原始的本能冲动——如自存本能、攻击本能、爱的需要、求乐避苦等。”^①但是我们首先要说明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经济决定论。恩格斯说，“我们认为，经济条件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的发展。”因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同时恩格斯又说，政治、法律等“又都互相影响并影响到经济基础。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积极的原因，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②“倘若有人把这个原理加以歪曲说，仿佛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的因素，那末他就把这个断语变成毫无意思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③弗洛伊德正是这样歪曲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

关于心理的因素，马克思主义者也没有象弗洛伊德所指责地那样忽视。恩格斯说，“决不能避免这种情况：推动人去从事活动的一切，都要通过人的头脑，甚至吃喝也是由于通过头脑感觉到的饥渴引起的，并且是由于同样通过头脑感觉到的饱足而停止。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通过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如果一个人只是由于他追求‘理想的意图’并承认‘理想的力量’对他的影响，就成了唯心主义者，那末任何一个发育稍稍正常的人都是天生的唯心主义者了，这样怎么还会有唯

① 《精神分析引论新编》，英文版，第24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517页。

③ 同上书，第466页。

物主义者呢？”^①我想再没有什么话可以更明白地说明马克思主义者对心理因素的重视了。但是，他们所说的心理因素与弗洛伊德所说的心理因素是有不同的性质的。

心理因素“与经济基础的建设有关”，难道马克思主义者不知道吗？不过他们所要动员的不是弗洛伊德的那些本能冲动而是“理想的意图”或“理想的力量”。譬如在我们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党领导希望我们具备共产主义理想，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是对心理因素的关注。

其次，弗洛伊德也许可以答辩，以为他所称的心理因素还有所谓自我理想或超我。《引论》讲梦时，曾经说过潜意识的欲望因受压抑，不能直接进入意识。究竟谁来实施压抑呢？他以为压抑出于自我。《新编》研究超我是从传统所称的“良心”出发的。他以为根据精神病治疗的临床经验，“我们大家的自我都有一种侦察的机能以惩罚恐吓我们，对他们说来，这种机能脱离了他们的自我，以致被误认为外界的实在。”弗洛伊德以为这不是外界的实在，而是内在的良心，因为“良心常最易脱离自我，与自我对峙。”所谓“超我”就是良心的实体化。弗洛伊德说，“我们乃称自我的这一机能为超我。”^②

弗洛伊德以为一个人的超我的形成与他的恋母情结的命运有密切的关系，简单地说，超我是这个情结后来的发展。弗洛伊德说，“恋母情结消逝后，儿童放弃了初期对父母形成的热烈的倾注的对象，为了补偿这个损失起见，他早已表现出来的对于父母的认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28页。

② 弗洛伊德：《新编》，英文版第86页。

同或摹拟便较前为尤甚了。”由于父母师长教育儿童都以他们自己的超我为标准。所以“儿童的超我在实际上不是以父母为模型而是以父母的超我为模型。”^①弗洛伊德以为如此历代相传，超我便大有助于人类社会行为的了解，犯罪问题的理解，教育实际的指示。这是弗洛伊德的另一心理因素，他以为又为唯物论者所抛弃了。他说，“人类不完全生活于现在，超我的意识形态保存过去，保存民族的传统，而这种传统则只是逐渐受现在的影响，让位于新的发展，也只能通过超我的活动，才能在人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完全不依赖于经济的条件。”^②

不错，“人类不完全生活于现在”，但也不完全生活于过去。弗洛伊德的超我是向后看的，保存旧的传统，只是逐渐受现在的影响而稍有变化。父亲以他自己的超我传其子，子以其父的超我传其孙，历代相传，保持不失。

很奇怪，弗洛伊德的泛性论可能使我国道家局促不安，但是他的超我的概念则似与我国儒家的孝的观念同声相应。孔子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又说，“慎终致远，民德归厚矣。”弗洛伊德则主张审察其子能否在言行中符合其父的超我的准则，合则是之，不合则非之，所以弗洛伊德的超我，孔子的孝，目的都在于保持传统，不向前看，不求变革，是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

3. 批判弗洛伊德的妇女心理学

关于弗洛伊德的妇女心理学，可以说一无是处。现代社会男

^① 弗洛伊德：《新编》，英文版第95页。

^② 同上书，第96页。

女平等、男子不因他自认在生理上的优势就凌驾于女子之上。但这对弗洛伊德说来，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弗洛姆说，约翰·穆勒原大为弗洛伊德所赞赏，但当穆勒提倡妇女平权时，弗洛伊德就写信说，“穆勒在这个问题上简直是发疯了。”弗洛姆接着指出，“我相信弗洛伊德认为人类有一半在生物学、解剖学、心理学上比不过另一半，这个想法除了暴露出他的父权社会大男子主义的态度外，似乎没有丝毫理由可以减轻自己的罪责。”^①

弗洛姆的这个评语是中肯的。但是弗洛伊德的妇女心理学的谬误还必须从生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观点上予以分析。我们不否认女性器官和副性征对妇女心理学带来一定的影响。她的行经、分娩、喂奶进一步增加性别的差异。但弗洛伊德则是把认识的某一特征，引申到荒谬的程度。

他从男女孩性器官活动出发，提出了恋母情结的概念。上文在讨论超我时，曾涉及这个情结，但因那时的目的在说明超我的作用，以致没有给以适当的批判。什么是恋母情结呢？儿童心理学证明儿童不分男女，在胎儿时期，都无不依附母体过活，成为母体的部分，受到了母体的保护，直接摄取了母体供应的营养料；出生以后，也有赖于母亲的抚育，否则容易夭折。至于父亲则除给予精子外，作用不大；人工授精也可代替。因此，儿童四五岁时开始发生恋母情结是不足为奇的。

但弗洛伊德则以男女孩性器官的不同说明这个情绪情境的差异。他以为男孩恋母而以父为爱敌，惟怕因此被割除了阴茎，产生了阉割情结，但他恋母恨父始终不变。女孩也先恋母，但因母亲的

^① 弗洛姆：《弗洛伊德思想的贡献与局限》，第5、6页。

性器官与己无异,便逐渐从恋母变成恨母,转而敬爱其父。她因缺乏阴茎而产生了所谓阳具妒,以为自己不及男孩的得天独厚,都是母亲的过失。

弗洛伊德的这个恋母情结,尽管他的嫡系信徒视为珍贵的发现,但反对派也不在少数。有些人以为四五岁的男孩由于性的兴奋焕发,恋母背父。他对妈妈说,“爸爸死了,我便同你结婚”。这些人以为这是男童恋母情结的反映和证明,其实这乃是以成人之心度儿童之腹。弗洛姆说得好,“这个小男孩还没有死的观念;他要说的,不过是‘我愿爸爸走开,让我独享母亲的关怀。’如果有人因此认为他对父亲怀有刻骨仇恨,甚至恨之欲其死,则是他太不注意小孩的想象境界而忽视他与成人的区别了。”^①

但是弗洛伊德则不仅以性器官的差异解释男女孩的恋母情结,而且以此为出发点推论妇女的德性,如妇女的被动性、嫉妒性、谦逊和顺,爱修饰和身体的健美,甚至她的学术成就,也被看成被压抑的阳具妒升华的化装。^②所以人类性别角色(sex role)的差异,完全被归因于生物学的因素了。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个差异也是为社会因素所制约的。儿童自小就被称为男孩子或女孩子。就女孩子说,她们被给予女性的名字,有特殊的衣着、发式,玩不同的玩具,受到了特别的待遇、照顾和期望。她的一言一动要符合女性的标准。符合的,便得到赞许,否则她的妈妈就会对她说,“你是女孩子嘛!为什么这样说或这样做呢?”所以妇女之为妇女尽管有生理的差异为基础,但社会文化的原因起着更重要的

① 弗洛姆:《弗洛伊德思想的贡献与局限》第30页。

② 弗洛伊德:《新编》英文版,第171页。

作用。

关于这个原因的重要性，我们还可以援引跨文化的研究以为证。米德(M. Mead)调查了三个原始的部落，证明攻击不问是否厉害或厉害至如何程度，男的女的都可被社会所允许。阿拉佩什(Arapesh)部落期望男女的所作所为依照西方文化所认为的女性的行为方式，他们被教导着彼此合作，并关心彼此的需要。反之，门杜古莫尔(Mundugumor)部落期望他们男女的行动符合于西方社会中所称的男性的行为方式，互相侵犯，残忍无情。第三个部落蔡姆卜里(Tchambuli)的妇女职能与西方国家完全相反，妇女欺凌弱小，支配男人，而男人被动受压，低首下心。由这个调查看来，男人攻击好强，女人被动和顺，受之于天者只是基础，大部分是由社会文化影响决定的。^①

甚至男女理智上的差异也由于社会训练所致而非决定于生物学。关于黑人儿童的研究，语文能力的测量成绩男优于女〔安纳斯塔西(Anastasi)与安吉洛(D'Angolo)的研究，1952〕。关于英国男女儿童的研究也发现在四种不同词汇测验中也以男童的成绩为较优〔邓斯同(Dunsdon)与弗雷泽—罗伯茨(Fraser-Roberts)，1957〕。由于文化不同，男女童的语文能力随而不同，可证明我们社会中所观察到的性别差异至少有一部分起源于不同的社会化的实践。^②

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完全否定生物学的因素对性别角色的影响。弗洛伊德本人有时也兼顾生物学和社会学的因素。他在讨

① Liebert and Neale, *Psychology*, p.263.

② 刘范等译《发展心理学》第367页。

论妇女的被动性时,也曾说过,“我们可不要因此忽视社会习俗的势力,因为这种势力迫使女人退处于被动的情境。”^①同时他也指出妇女的攻击冲动受了她自己的体格和社会的压制。

所可憾者男性自大的偏见束缚了他的思想,以致他早就认为妇女受制于阉割情结和阳具妒,甚至她们的超我不及男人,而自恋则较男人为更强烈。所以弗洛姆说,“尽管我们赞赏他的理论的光辉,但很难否认他的男女不平等的主张的荒诞无稽,而这也只能释以他的根深蒂固的对妇女的歧视。”^②

小 结

总之,弗洛伊德的著作,包括《新编》在内,瑕瑜互见,筛选不易。究竟是瑕不掩瑜或瑜不掩瑕,本书译序中作了一些评论,但不敢自信。由于精神分析和新精神分析的材料浩如烟海,而关于新弗洛伊德主义的争论更超出了我的理论的水平之上,进一步的研究谨寄希望于读者和研究精神分析的专家。译文如有错误,也敬请大家指教。

① 《新编》英文版,第158页。

② 弗洛姆:《弗洛伊德思想的贡献与局限》,第122页。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梦的学说的修订 (第 29 讲).....	3
第二章 梦与神秘的知识 (第 30 讲).....	22
第三章 心理人格的解剖 (第 31 讲).....	44
第四章 焦虑与本能生活 (第 32 讲).....	63
第五章 妇女心理学 (第 33 讲).....	88
第六章 解释、应用与展望(第 34 讲).....	108
第七章 人生哲学 (第 35 讲).....	126
索引.....	148

序

我于 1915 — 16 年和 1916 — 17 年的两个冬季学期在维也纳^{ix}精神疗病院的讲堂讲演《精神分析引论》，听众为各院系的教职员及学生。前半部演讲稿临时口授，事后立即撰写成文；后半部系在萨尔茨堡(Salzburg)度暑假时写就，冬季间逐字讲述。那时我还有很好的记忆力。

这些新讲演稿跟旧的不同，我从未讲过。同时我的年龄已经使我不再和大学发生关系——即使仅为表面的关系——而负有讲演的任务；而且受了一次外科手术，又使我不能对人讲演。因此，我写作此稿，仅在想象中置身于讲堂内；这也许可帮助我在对于自己的问题作更深入的研究时，不忘记了对于读者所负的责任。

这些新讲演稿不是要取代前期的讲演。它们不是独立的单元希望得到自己独有的读者；它们只是前期讲演的续编及补充，依照它们与前期讲演的关系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十五年前讨论过的题^x旨，因知识的加深，见解的修改，乃不得不重加论列；换句话说，此类是批判性的修订。其他两类表示范围的扩充，其所讨论的材料在前次讲演时尚未存在，或那时所知太少，不能另列专章。新讲演稿中如果有几章兼有这几类的特点，那也是不能避免的，不必后悔的。

我更根据前次演讲而核定这次新演讲分章的先后，借以表明

它与《引论》的关系。譬如本书第一章定名为第 29 讲。又这次讲演对于分析的专家没有提供新的材料。它们的对象是那些对于这门年轻科学的特殊发见及性质表示好感的，尽管是半信半疑的有教养者。我本着历来的方针，不愿有所删削以求表面上的简洁和完满；既不隐藏任何问题，也不否认缺陷和可疑之点。有些科学研究也许不需要过于谦逊。社会对于这些研究也不会提出过分的要求。例如读天文学的著作，必不由于作者说明宇宙的知识还有些不明白的地方而感到失望或轻视。但心理学则不然；人类缺乏科学研究的能力在这里可充分暴露出来了。人们似乎不希望通过心理学获取科学的进步；他们却要得到另一种满足。一切未解决的问题，一切谁都承认的疑难都可化为反对心理学的理由。

任何热爱心理学的人都必须任劳任怨，不辞艰苦。

弗洛伊德

1932 年夏季于维也纳

第一章 梦的学说的修订

15

(第 29 讲)

诸君，经过了十五年以上的阔别之后，今天很高兴，再得和你们聚首一堂，共同讨论精神分析学说在这十五年间的¹⁶新发展或新进步。从好几个观点看来，我们都应当先注意梦的学说，因为这个学说在精神分析史内占一特殊的地位，标志着一个转折点。有了梦的学说，然后精神分析才由心理治疗法进展为人性深度的心理学。梦的学说始终是精神分析的最特别而为其他科学所绝对没有的东西，是从民俗及神话的领域内夺回来的新园地。其观念的奇特乃是使此说为精神分析的拥护者及反对者所以分道扬镳的重要原因。就我本身而言，则当神经症中不能解决的问题使我的缺乏经验的判断手足无措的时候，我常依赖这个学说。我也曾怀疑过，¹⁶但一当开始怀疑的时候，我如果能将一个繁难费解的梦译成梦者内心的一种明白易晓的心理历程，我便深信我的路走对了

因此，我们如果由梦的学说出发，记述精神分析近十五年来的沿革及现代思想界对于精神分析的了解的增进，也许有特殊的兴趣。可是我要坦白地告诉诸位，你们在这两个方面都难免于失望。

试翻阅《国际精神分析杂志》(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für [ärztliche] Psychoanalyse)各卷，关于精神分析的最重要的研究自1913年以来多发表于此。较早的几卷常见有“梦的解释”的标题，

对于梦的学说的各方面有许多贡献。但是所翻读的各卷，为时愈近，则这种贡献也愈少，终至于完全缺乏。精神分析者似不再对梦更有所论述，似乎梦的学说已告结束了。反之，我们如果问那些借用我们的学说而不很感谢我们的精神病学者和精神疗病学者以及惯于猎取科学中的较新结论的所谓学者、文人和一般人，对于梦的学说，信仰至如何程度，则答案是不很令人满意的。有少数公式是众所周知的，其中有几个，我们可从未提出过，例如所有的梦都有性的意味；但甚至有些重要事实如有关显梦与隐意的区别，焦虑梦和梦的欲望满足的功用并无矛盾的观点，不知道梦者的联想便不可能释梦的原由，最后象梦的最重要部分就是梦的工作的这个认识，都同三十年前一样，似未为一般人所了解。我说这些话是不无理由的。几十年来，我曾经接到许多信件，写信者以他们的梦请求解释，或请教关于梦的性质的知识。他们自称已读过《梦的解释》(Interpretation of Dreams)，但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于我们的梦的学说缺乏了解。因此，我们只得将关于梦的知识重述一遍。你们总记得十五年前，我们曾以全数演讲说明我们对于此从来没有解释过的心理现象的了解的经过。

设有一人于此，例如受分析的病者，以他的梦告诉我们；我们便可以假定他于受分析的治疗时对我们作一次通话。这个通话自然是不十分可通的，因为梦的本身原非一种社会性的表示；也不能使梦者自己了解。我们不知道梦者要说什么，他自己所知道的也不比我们清楚。我们要立即作一判断。一方面，不用精神分析法的医生以为梦乃表示梦者睡眠不安，脑的全部不能一致休息，有些部分因受不可知的刺激的影响而仍在继续活动。倘若如此，我

们就可以不必再从事于梦的研究了，因为这种研究是徒劳无功的。但另一方面，我们却立即作出相反的决定，以为即属此类不可了解的梦也必为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一种心理活动，我们在分析中加以利用，如利用他种通话一样。只是作这种企图的结果才可以证明我们有无错误。我们倘若能将梦化为有意义的表示，我们便显然可以有机会发见新事实并求得其他方法所不易求得的消息了。

可是，此项工作的困难和题材的迷惑性却是明显的。我们究竟如何将梦化为一种正常的通话，究竟如何解释病者和我们都无法理解的一种表现形式呢？ 19

诸君应当知道我不拟于此细述这个问题的起源，我只是要武断地说几句。第一要介绍两个新概念和两个新名词，为我们对于梦的问题的态度建立一个基础。我们称一般人的梦为显梦，而称我们所期待或怀疑的梦的背后的意义为隐意。因此，我们便有两个问题如下：我们要将显梦化为隐梦，我们又要宣示后者在梦者的心内如何变为前者。第一项为实际问题，属于梦的解释，需要一种技术；第二项为理论问题，它的解决必可为假设的梦的工作的说明，只能算是一种学说。梦的解释的技术和梦的工作的学说都须首先成立。

我们将以何种问题为起点呢？我以为须以梦的解释的技术为出发点，因为它有一较明了的大纲，可给我们以一较深刻的印象。

于是，病人诉述一梦，我们加以解释。我们静听着，不用思考。第二步呢？我们将尽力对于所闻之事或显梦，丝毫不加思索。当然，这个显梦所表示的各种特点不是与我们完全不相干的。也许它是通顺连贯，有如一篇文章，或纠缠不清，几有类于呓语；也许是 20

内容荒谬,或笑话连篇,却又似若言之成理。也许它的影象明确清楚无异知觉,或隐约模糊有如烟雾。这些不同的特点可见于同一个梦的各个部分。最后,梦也许伴有一种无关痛痒的情调,也许伴有一种很强烈的愉快或痛苦的情绪。你们可不要以为我们认为这些不同特点无关重要;它们有助于我们的解释之处后当再述;现在可暂且不论,专注意于梦的解释的线索。这就是说,我们要请梦者脱离显梦的印象,由注意全梦而注意其各部分,将这些部分的有关之事或其所引起的联想一一告诉我们。

这是一个古怪的技术,可不是吗?这不是通常处理消息或通话的方法。你们自然揣想这个技术背后还隐藏有几种没有说出来的假定。然而让我们往前进行吧。我们究应使病者遵照何种程序诉述其梦的部分呢?这可有好几种方法。也许我们仅依据其梦之诉述的时间的程序。这可被称为最严格的,古典的方法。我们也许可以请梦者寻求梦中所有前一天的遗痕 (the residue of the previous day),因为经验已昭告我们,几乎每一个梦都含有关于前一天的一件事(或数件事)的记忆的遗迹或提示;我们倘若追求这些线索,便常可立即发见病者由疏远的梦境而至实际的生活。我们也许可以请梦者以梦的内容所有特别明了而富于感性的元素为始。关于这些元素的联想是特别容易引起的。上述几种方法我们可以随意采用。

现在让我们讨论这些联想。它们含有的材料各不相同,有梦前的一天及作梦的一天的记忆,也有关于早年的记忆,考虑,论辩,质疑,问难的经验。病人对于这些经验有许多不难想起,有许多虽已想到,却难说出。有许多和梦的元素有明显的关系,这是不足为

怪的，因为这些联想本曾由这些元素所引起；但是病人可能想到了，却又说：“这似乎与梦无关；因刚才想到，只得说出罢了。”

我们若静听这些观念的流露，就可见梦不仅提供这些观念的起源，而且这些观念和梦的内容还有许多共同之处。它们使梦的一切部分得到了惊人的解释；空隙之处得到了填补，奇异的联络得到了了解。最后，我们还必须明白那些观念和梦的内容的关系。梦似乎是这些观念的节录体，观念集合的规律，我们还没有讨论，梦的元素又好象是那些观念票选出来的一群代表。毫无疑问，我们的技术已足使我们发见梦所代替者究系何物，它的心理学价值就在这里。我们所发见的就不再是梦的迷惑、古怪、混乱的性质了。

但是让我们不要误会。梦的联想不就是梦的隐意。梦的隐意包含于，但也非完全包含于这些联想之内。一方面，联想所提供的材料远较病者心理用以构成梦的隐意的有关一切加工、变化和过渡联系时所需要者为更多。他方面，联想往往未曾达到梦的思想之前就停止了；联想仅仅隐约地接触到那些隐意而已。因此，我们分析者可发挥重要的作用，我们依其所提示的观念追踪探索，作出必要的推断，使病者仅将联想中隐约接触到的意念化暗为明。你们也许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聪明和任意的想象处理梦者所诉述的材料，而为其所说的话添油加醋；其实，抽象的说明，很难辩护我们的技术的妥适。但是假设你们作一次梦的分析，或熟读一个释梦的好例，将会深信我们的解释的完善了。

我们释梦虽常依赖梦者的联想，但于联想停息时也得凭空处理梦的某些元素。我们已指出这种情形常见于相同的元素；这些元素为数不多，多时的经验已足证它们常为他种物体的象征，也